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E/1997/42  
16 April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7年实质性会议

1997年6月30日至7月25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项目10

## 区域合作

1996年欧洲经济概览摘要

## 执行摘要

1996年,整个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区域--欧洲、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和北美洲--的经济增长情况有很大差异。在市场经济国家,西欧的增长(1.9%)相当有限,低于1995年,但是美国的增长比较强劲(2.4%),并且出乎预料地超过了1995年。在东欧,大多数中欧主要改革国家都维持了相当高的增长率(5%),波罗的海国家也有相当扎实的经济复苏(3.4%)。俄罗斯长期下滑的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下滑(-6%),但是在独联体其他许多国家出现了回升的现象。

东南欧的转型进程在去年出现了严重挫折。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情况最为严重,但是造成这种危机的许多因素也存在于该区域的其他国家和独联体,许多因素的根源在于历史和这些国家开始建立市场经济所遇到的困难(这些问题在下文中分别讨论)。

\* E/1997/100。

1997年的前景与去年的情况不会有太大差别。西欧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预期会稍有改善(可能几乎达到2.5%),但不足以对目前的失业率产生影响。由于要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标准和把通货膨胀率压低在2%或更低的水平,增长率可能会低于预测水平。经过七年的经济扩展,从1997年初期的短期指标和预测来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仍然会进一步略有上升,全年可达到2.5%。预计东欧的平均增长率会略有下降,在1997年降到3.5%(相对于去年的4%)。增长速度减缓主要反映了东南欧的发展情况,那里执行严格的稳定化政策预计会造成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不论有无稳定化方案,阿尔巴尼亚的产量很可能会降低)。预计捷克共和国、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会保持相当强劲的增长率(4-6%);匈牙利在稳定化政策取得成功之后也应出现增长加速的情况。波罗的海各国的复苏也可望继续和加强,增长率大约在3.5%至5%之间。

对俄罗斯的短期经济前景仍然极难作出评估。俄罗斯政府与一些独立的预测机构预测在1997年生产会稍有好转(2%),可是仍然有许多俄国经济学家认为其至零增长,也就是结束连续七年的滑坡,都是可望不可及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以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解决拖欠的债务问题。在乌克兰,经济仍然处于严峻的萧条之中,但至少可于1997年跌到谷底出现回升的局面,而乌克兰政府则希望有1.7%的增长。在其他独联体成员国中,去年在许多国家中已经出现的复苏可望继续,不过有些政府对它们自己的增长率的假定似乎过于乐观了。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一、东欧、波罗的海各国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	1 - 48	4
A. 经济增长 .....	1 - 6	4
B. 就业和失业情况 .....	7 - 11	5
C. 通货膨胀率下降和成本压力上升 .....	12 - 21	7
D. 对外帐户收支情况恶化 .....	22 - 35	11
E. 东南欧 .....	36 - 48	15
二、1996年的西欧和北美 .....	49 - 57	20

## 一、东欧、波罗的海各国和独立国家联合体

### A. 经济增长

1. 从许多方面来看,1996年对转型经济体而言是令人失望的一年。东欧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低于1995年,并且一般而言低于预期;在俄罗斯,产量进一步下跌,并没有出现回升;在南斯拉夫,期望在结束经济制裁之后出现的回升也没有实现;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发生了重大的经济挫折;在阿尔巴尼亚,经济危机演变成政治和社会动乱,导致政府失了对境内大部分地区控制。

2. 但是转型经济体包含很多情况差别很大的国家,尽管去年出现了许多挫折,可是许多地区也出现了显著的进展。在一些带头进行改革的国家,增长仍然相当强劲,特别是波兰,它的6%的增长率与预测的数字大致相符,斯洛伐克几乎达到了7%,超过了预测。捷克的经济也持续增长,虽然显著低于波兰并且略微低于预期。在波罗的海三国,经济恢复了显著的增长(在2.5-4%之间);而且自苏联解体以来第一次尽管俄罗斯的产量继续下降,12个独联体成员国中大多数都出现了正增长。除了塔吉克斯坦以外,所有中亚共和国的产量都已停止下跌。

3. 就东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1996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程度要高于年初的预测。在一些1995年增长相当迅速的国家(捷克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减缓是预料中事,除斯洛伐克外,这些预测都成为事实;但是,本来预计这种减缓会因保加利亚和原先属于南斯拉夫的各国的加速增长而抵消,并且匈牙利会维持其尽管相当有限的2%的增长率。事实上,由于一直未能执行一套协调一致的结构改革方案,终于导致保加利亚于1996年春出现大规模的财政和经济危机,而这个危机至今尚未解决。保加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按预期增长3%,而且实际上下跌了10%。这是经济减缓的一个主要因素,可是匈牙利的经济增长也相当疲弱,不但低于1995年并且也比当初的预测低很多。虽然1995年为恢复匈牙利经济的内部和对外平衡采取了一些措施,而且这些措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可是它们对国内需求的影响,

特别是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要比预期的更为严重和持续得更久。尽管当初预测会加速,斯洛文尼亚的经济增长在1996年也继续减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外对其出口品的需求减少,因此削弱了工业生产。

4. 在东南欧其他国家(除阿尔巴尼亚以外),产量有所增加(对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来说这是自1989年来第一次),可是一般而言远低于预测,或者在有些国家是低于年初的期望。克罗地亚的经济仍然受到战争和与其他原先属于南斯拉夫的国家断绝关系的影响;紧缩性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加上汇率上升,目的都是避免再度引发通货膨胀,但是都对生产力的恢复产生了限制效果。在解除经济制裁以后,南斯拉夫的经济开始增长,但是,由于经济活动跌落到非常低的水平,复苏也因此非常缓慢并且远低于政府的预期。南斯拉夫经济的持续复苏将高度依靠进口,但是它的出口能力由于战争和制裁而大为降低。虽然到目前为止在海外的外币帐户支付了大量的外贸逆差,可是这不可能长期维持产量不下降。

5. 在大多数转型经济体,1996年的经济增长是靠国内的需求维持的,这包括个人消费和固定投资,而出口只起了负面作用。在捷克共和国、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主要转型经济体,固定投资激增是一个显著特点。在捷克共和国,固定投资集中于非金融性商业部门;在波兰,这种投资的范围很广,而在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这种投资主要是在基础设施(公路、电讯等)上。

6. 在这些国家,恢复持续的固定投资是最近事态发展的一个最有利的因素,因为这证明国内(以及外国的)投资者对这些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前景抱有更坚定的信心。迄今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种投资的恢复仍然较弱;在保加利亚,在去年发生危机以前,这种投资开始活跃。相对而言,在俄罗斯,固定投资在1996年继续急速下降,这是政治和经济前景仍不明朗的一个可预见的结果。

## B. 就业和失业情况

7. 东欧的经济增长放慢的一个结果,是1995年开始出现的就业率不稳定的改

善于1996年的前三季度又停止了。在一些增长较快的经济体,如捷克共和国、波兰、斯洛伐克,就业人数有所增加,可是远低于1995年的。然而,经过三年的正增长,立陶宛的就业率自独立以来第一次开始上升(1.2%)。但在所有其他地方,包括所有独联体成员在内,总就业人数继续下降。在工业界,大多数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投资和生产力都在继续上升,可是就业率在所有可以取得数据的国家一律在继续下降(1996年前三个季度)。尽管东欧的产量从1993年开始增加(从1993至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4%,工业产量增加了23%),可是总就业人数实际上却没有变动。有些国家在产量恢复的同时,劳工人数却继续减少,而工业生产率却迅速增长:除了调整产出和投资购买新设备所产生的增长以外,从低水平的能力利用所恢复也大大增加了已经就业者的生产力。此外,东欧的一些大型国营企业中可能还储备着一些“过剩劳动力”。因此,产量的恢复还需要向前大步迈进才能使新的就业机会大幅增加。(“过剩劳动”的问题在独联体可能更严重,从1989年到1996年,这些国家总产量的下降是就业率的四倍。)

8. 东欧的增长速度放慢也抑制了失业人口的减少。失业人口于1994年初达到750万人的最高点,然后缓慢下降到1996年第三季度的600万人;但是,在最后一个季度,失业人数几乎增加了12万人,其中几乎有三分之二是在保加利亚。独联体的失业率还在继续增加,到1996年底,登记的失业人数略超过800万(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标准定义,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大大低估了失业人数)总的来看,在整个欧洲经委会区域,转型经济体在1996年底的失业人口至少有1 400万。

9. 大量人口长期失业往往使有些工人变得“灰心丧气”,甚至不再试图寻找工作,因此他们往往会退出劳动力队伍。这个现象似乎可以作为1996年失业率仍略有下降的主要原因。虽然如此,东欧的平均失业率仍然很高,在去年年底时达到11.8%,而就多数单独国家而言,从罗马尼亚的6.3%到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20%以上不等。捷克共和国的失业率仍然特别低,1996年底时为3.5%,不过这也比第二季度的2.7%为高。

10. 波罗的海各国和独联体的失业率一般而言远低于东欧,可是这主要反映了失业人口登记数字的覆盖面之不足。根据比较全面的劳动力调查的估计,这些国家的真实失业率往往都属于以上引用的东欧数字的范畴,不过这个调查还没有在所有国家都进行。

11. 除了同西欧一样存在高失业率以外,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失业人口的组成在某些方面也类似西欧。第一,妇女的失业率一般大大高于男子,只有匈牙利是例外,而妇女往往占大多数转型经济体(包括俄罗斯在内)失业人数的一半以上。第二,青年(25岁以下)的失业率也很高,通常占有所有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罗马尼亚,他们几乎占50%)。第三,许多人现在已经失业一年以上:1996年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长期失业者占有所有失业者的30%至60%。考虑到经济复苏同就业机会之间关系的上述特征,短期内失业率出现重大改善的前景并不乐观,而且如西欧的经验所显示,这意味着减少长期失业人口的前景可能更不乐观。大量长期失业人口的存在,其中许多是青年人,对社会稳定是一个隐患。就短期而言,采取积极的劳工市场政策和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可以起到暂时的缓和作用,可是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取决于固定投资的持续恢复。因此,促进投资政策应当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核心。

### C. 通货膨胀率下降和成本压力上升

12. 总体上说,通货膨胀率在1995年继续下降,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和除吉尔吉斯斯坦以外的独联体所有其他成员国的改善尤其显著。

13. 然而在东欧,1996年的进展就不那么显著和普遍了。首先,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情况出现重大逆转,特别是保加利亚,那里的消费物价在1996年12月前的12个月内上涨了311%(1995年为33%)。阿尔巴尼亚的通货膨胀率虽然比保加利亚低得多,但也几乎是原来的三倍,罗马尼亚的通货膨胀率则是原来的两倍多。其次,东欧其他地方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幅度不大,往往低于政府为1996年设定的指标。虽然几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现在为一位数,但只有两三个国家接近西欧目前

普遍的通货膨胀率(低于3%)。在匈牙利和波兰,进展仍然缓慢,通货膨胀率仍然在19-20%左右。这两国现行的预算方案假定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997年分别下降到15%和13%。

14. 波罗的海国家全年的通货膨胀率在13-15%左右,是1995年的一半,而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通货膨胀率在1996年下半年下降到一位数,显著低于东欧大多数较先进的改革国家。严格控制货币和财政政策,实际汇率大幅度升值,是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

15. 俄国和独联体大多数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也有大幅度下降:超过一半国家的年通货膨胀率从1994和1995年典型的4位和3位数字下降到18至40%。大多数独联体成员国在国际金融机构协助下已在推行更有效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但俄国通货膨胀率的大幅度下降对其他独联体成员国也很重要,因为它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俄国经济。在俄国,1996年12月之前12个月的通货膨胀率略低于22%,而1995年为130%。这项成绩背后的重要因素是全年保持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上半年卢布大幅度实际升值,但还存在另一项抑制通货膨胀的因素:大量拖欠支付薪金和养老金有助于压抑国内需求,受控价格的上涨被不无明智地故意维持在平均通货膨胀率之下。(与大多数其他独联体国家不同的是,白俄罗斯通货膨胀率的大幅度下降,大体上是通过政府价格补贴,低利贷款和实际价格管制来实现的。

16. 东欧通货膨胀率下降缓慢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实际工资的迅速增加通常超过生产力的增长,甚至在产量和生产力增加相当迅速的波兰这类国家也是如此。这里的压力来自不同方面,首先,挣工薪者可能强烈希望补偿过渡时期以前几年他们在实际工资方面遭受的损失,而产量的恢复终于给了他们尝试这样做的机会。此外,许多国家生产力的基本趋势仍然不确定:在若干国家里(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基础结构和机械设备方面的固定投资显然增长强劲,这应该导致从中期来讲生产力较大的改进;但在许多其他国家,人均产出的增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非常低水平的资源私有化所带来的产量恢复的影响。大型国有(或前国有)企业的结



构改革进程仍然非常缓慢,在几个国家里,私有化进程也是时断时续,缺乏方向:这些因素趋向于阻碍(外国和国内)固定投资的增长,并抑制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在大部分东欧地区,单位劳动成本的上涨往往很高而且趋于加速。

17. 对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压力也受两个其他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许多国家的政府仍然在进行价格自由化,而这仍然趋向于给消费物价指数带来定期的振荡(捷克共和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在七月上漲了1%,超过斯洛文尼亚年上漲率的四分之一)。解除价格管制在许多国家也在进入若干敏感领域,如房租、水电费(包括公共交通费)和能源费。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控制,只是消费物价指数的一次性上漲,将部分取决于审慎的时间安排(去年夏天捷克能源价格和房租的上漲在一定程度上为粮食价格的季节性下降所缓和),但更多地要取决于它们能否被生产力增长支撑的实际工资增加所吸收。

18. 对提高平均名义工资的另一个压力来自大多数转型经济体里服务部门的扩大。一般来说,服务部门价格的增加往往快于非粮食价格,在1996年,就象在前几年一样,它们是造成消费物价上漲的最大原因。这部分反映出受控价格自由化日益集中于这个部门,但也由于服务部门生产力增长比其余经济部门缓慢这一一般趋势,以及服务部门相对来说与外国竞争更加隔绝。在市场经济国家,部门间或行业间工资增加的差别往往比其生产力增长率的差异小得多。因此,在生产力增长较低和没有来自外国竞争的部门,价格往往上漲较快。在这方面,东欧经济体现在与西欧没什么区别。但是这一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通货膨胀模式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于,由哪一个部门来确定工资增加的步伐。如果增加的规模由可贸易部门生产力的增长所决定(加或减世界市场价格的任何变化),服务部门的价格上漲就仍然会超过经济其余部分的价格上漲,但可贸易部门的利润和竞争力不会受到侵蚀。不过,如果把这个模式“反过来”,象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几个西欧经济体出现的情况,非贸易部门的工资增长超过经济的其余部门,出口和与进口品竞争的生产的利润将会减少。

19. 很难说这样一个“反转”机制目前是否在东欧各经济体里起作用:服务部

门相对价格的上涨,有一部分反映了价格自由化的一次性调整,以及一个过去被中央计划制度人为压制的部门的复兴,而且按部门分列的数据的提供也仍然很有限。但在大多数东欧经济体里,行业的名义工资和单位劳动成本在过去一年的上涨都要比生产者价格上涨的快,这意味着总营业收入和利润率大幅度降低。去年匈牙利似乎是这个趋势的主要例外。一般来说,去年生产者价格的上涨大大依消费者价格的上涨,而相对1995年它们的下降也要大得多。在很大程度上,这可能反映了实际汇率升值的作用,它不仅帮助降低了进口投入的成本,而且也加剧了进口品对工厂生产的竞争(较高的消费物价上涨率反映了上文提到的服务行业的作用,但比较薄弱(没有竞争力)的经销系统在持续较大幅度上涨方面也可能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当消费需求大大增加时)。然而,过多地依赖把实际汇率升值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如果太长期使用,可能是一项危险的战略。它不仅能削弱出口者的竞争能力,而且能削弱贸易部门所有生产者的竞争能力。

20. 这些压力是否将实际造成通货膨胀率上涨,将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姿态,以及金融和财政政策手段的功效。几乎所有转型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姿态都明显地以消除内外不平衡为目标,特别是减弱价格自由化的影响。在实现宏观经济均衡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1996年的经验突出了转型经济体各国政府,在尝试使用一系列政策工具来达到其目标方面仍然面对许多困难,这些政策工具受到西方市场经济体的标准的限制,而且往往达不到根据成熟市场经济的经验和体制制订的教科书模式所预期的效果。因此,在转型经济体里,对货币的需求似乎是不稳定的,货币供应和消费物价的其后变化之间即使有任何联系,这种联系也很微弱。这似乎是由于体制仍然薄弱或没有体制的问题,以及整个金融市场弱小或不存在金融市场的问题。尽管如此,若干国家(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降低和控制通货膨胀率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胜利;但这项胜利的一个后果是它们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迅速流入,有破坏国内货币控制的稳定和促使提高汇率,从而进一步削弱可贸易部门竞争能力的危险。为了对付这一两难局面,已经采取了各种措

施,最常用的是扩大容许汇率浮动的浮动范围,但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例如在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金融管理当局因此越来越要在一方面试图制止外国资本涌入和另一方面避免政策紧缩到可能威胁产量和固定投资的恢复之间维持平衡。

21. 除了转型经济体在实施稳定政策方面的困难之外,决定通货膨胀压力是否实际转化为价格上涨的另一主要因素,是各国政府能否抵制在选举前为试图增加选票而放松政策的诱惑。在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选举前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造成1996年经济恶化方面起了作用。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情况(例如在斯洛文尼亚)但后果不那么严重。选举前试图增加家庭收入的诱惑在那些漫长的转型过程到目前为止给大量选民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的国家里尤其强烈。最近,反对强硬稳定政策和调整方案后果的罢工和街头示威数目日益增加,尤其是在一些较先进的改革国家,这将会加强要求政府缓和其政策姿态的压力。在这方面,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方面提出的抵制这种压力的意见和警告似乎并不起作用。

#### D. 对外帐户收支情况恶化

22. 在1989年之前,多数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商品贸易大部分时间有顺差。但从1990年起,随着贸易自由化和改革进程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逆差,到1995年,所有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都出现逆差。相形之下,约有半数的独联体国家仍然有顺差,最突出的例子是俄罗斯,顺差很大而且还在增加。

23. 1996年,多数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贸易逆差恶化程度相当严重,多数国家在下半年恶化加速,波兰和南斯拉夫增加一倍、斯洛伐克增加6倍,其他国家增加50至70%很常见。有少数国家情况例外,在这些国家,国内调整迫使进口减少(保加利亚的进口减少20%以上,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进口减少幅度较小)。总的来说,东欧和波罗的海的贸易逆差总值从1995年的236亿美元增至1996年的370亿美元以上。

24. 多数独联体国家也出现逆差, 尽管规模小于东欧: 除了乌克兰之外, 多数的逆差不到10亿美元。可是, 使所有这些国家相形见绌的是, 俄罗斯的顺差再次从1995年的310亿美元增至1996年的370亿美元以上(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然而, 如果考虑到未有记录的贸易, 估计1996年俄罗斯的顺差约为290亿美元)。

25. 东欧的以及波罗的海国家在较小程度上的逆差增加, 其直接原因是出口值的增长出现大幅度下降(从1995年东欧平均25%降至仅1%以上, 波罗的海国家从36%降至16%); 进口持续强劲增长(东欧11%, 波罗的海国家24%), 尽管这些增长数字也低于1995年。

26. 出口增长放慢似乎是由于若干国内外因素造成。西欧的增长放慢是一个明显因素, 从1995年到1996年, 其进口需求的增加大约下降了三分之二。这是指商品进口量增长的下降。然而, 这点对于东欧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 有些国家(波兰、匈牙利、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出口量的增长仍然达到5至9%, 超过了世界贸易的增长, 尽管目前它们相当疲软的西欧市场。

27. 如上文关于价格情况的摘要中所述, 一些国内因素往往削弱了可贸易货物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单位人工成本上涨和汇率升值(尤其是对德国马克的汇率)一直在降低出口商的利润率, 增加外国供应商在东欧市场的竞争力。在调整工业企业、尤其是较大型工业企业(其中很多但不是全部仍然受国家控制)方面的延迟使生产力的提高低于预期。另一因素是, 在1989年的冲击之后, 国内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的需求瓦解, 造成了出口能力的呆滞, 这一能力现大部分已经恢复, 而出口的持续迅速增长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创造新的能力和提高现有能力。这也表明在目前情况下汇率贬值对于刺激出口可能不大有效。此外, 东欧的出口以及调整进程本身都具有很高的进口成分, 因此, 贬值可能会具有双重不同的含义。如果估计汇率大大超过其均衡值(一向是脆弱和引起争论的算法), 如果有空闲生产能力, 贬值有时可能是合适的, 如匈牙利去年的决定。可是, 从降低根本的通货膨胀率和改善对外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 在实际经济中不能以操纵汇率取代结构性改革。

28. 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决策者日益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能否继续不费力地供资支撑日益增加的国外收支不平衡,或者说这些不平衡是否可能成为限制增长的因素。由于多数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在转帐和劳务方面有盈余(国外工作的公民的汇款和旅游业是净收入的两种最重要来源),它们的经常帐户赤字没有贸易逆差那么惊人。虽然如此,经常帐户的情况恶化仍然相当严重,东欧的赤字总值从1995年的77亿美元增至135亿美元,波罗的海三国从8亿美元增至10亿美元以上(尚无后者1996年全年的数据)。

29. 俄罗斯的经常帐户盈余比贸易顺差要少得多,部分原因是外国旅游逆差庞大,而且经常帐户盈余的增加少于贸易顺差,1995年为93亿美元,1996年头三季度增加到102亿美元。有关独联体其他成员的数据有限,但是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在1996年全部出现经常帐户赤字,尽管只有前两个国家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当大(分别为8%和11%)。

30. 尽管1996年东欧和波罗的海的经常帐户情况恶化,但至今这些帐户的资金供应(主要来自私人来源)没有问题。去年流入东欧的外资估计略高于150亿美元,足以向赤字提供资金,但没有增加累计储备金。(1995年的外资流入额为240亿美元,几个国家的政府认为储备金的增加过多)。外国直接投资(47%)和中长期贷款(22%)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而有价证券投资组合和短期资金约占16%。然而,如果假定“错漏”主要包括短期资金流动,则短期成分(即包括有价证券投资组合和确定为短期的资本)并非无关紧要(31%)。

31. 在任何一段时期内如经常帐户赤字上升至超过国内总产值的5%,一般认为这是必须实行纠正政策的一个警告信号。所有波罗的海国家和很多东欧国家现已超越了这一界限,有几个还超越了很多,而且目前的预测数表明其中一些国家(如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波兰、斯洛伐克)的情况在1997年会进一步恶化。这是否意味表各国政府将被迫采取行动遏制日益增加的对外收支赤字,并因而降低本国的增长率呢?然而如所有一般规则一样,5%的信号只是第一个警告,提醒人们对可能发生的

情况和有关的可能风险更加注意。

32. 经常帐户赤字(或国外贷款)能否持续,基本上取决于外国投资者是否相信一个国家最终能够产生足以偿还其债务的净出口收入本源。如果外国投资者确实相信如此,那么他们就会继续维持该国的赤字--有很多例子表明有些国家的赤字多年来一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包括欧洲经委会成员国爱尔兰和以色列)。这里的关键是该国是否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和国内环境是否有利于投资者利用这些机会。最近的一份研究<sup>1</sup> 强调,只有在出现下列一系列情况时,经常帐户赤字超过5%才可能成为问题:出口部门很小,债务还本付息额很大,国内储蓄少,金融部门弱小并受到不受严格管制的银行的支配。

33. 就快速改革的东欧和波罗的海经济体而言,按照所有这些标准来衡量,它们的情况不平均,但绝对不差。首先,它们确实有很多投资机会,其中一些国家的国内和外国固定投资大量增加,在几个国家,尤其是在中欧这一增加之迅速甚至超过消费。还应强调的是,目前的数据表明东欧的经常帐户赤字并未用来支助消费品进口的高涨。在1995年,资本货物平均约占进口总额的27%,中间制成品另外占40%;消费制成品约占19%。<sup>2</sup> 从1993年至1995年,最终制成消费品平均只占进口总额增加数的17%。虽然往往最重视资本货物的进口,应当强调的是,中间制成品的进口在生产结构现代化、提高产出质量和对经济其余部门产生积极的外溢效果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sup>3</sup> 因此,东欧转型经济体的进口结构看来符合为调整其经济所作的努力。

34. 关于上文提到的其他标准,多数东欧和波罗的海经济体是开放的,具有较大的出口部门:1996年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从19%波兰到略低于50%(斯洛伐克和爱沙尼亚)。出口部门最小的是阿尔巴尼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和南斯拉夫(13%)。关于外债问题,东欧现被划为较低外债区,外债毛额与出口的比率平均约为100,外债净额与出口净额的比率则低得多,约为56%。波罗的海国家的比率要低得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这些负债最高的国家的比率在过去几年中已大幅度下降,尽管去年保加利亚的情况恶化,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债务也

大幅度增加。因此,现有的外债和偿债水平对多数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来说不成问题。

35. 然而,金融制度则是另一个问题,目前人们已广泛认识到,这是整个转型过程中最脆弱的基础之一。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过去一年出现危机戏剧性地突出了这些问题,可是这些国家问题的构成因素--银行资产有价证券组合质量低,银行、国有企业和各部之间“关系亲密”,管理薄弱或没有规章制度和广泛、普遍不信任银行制度--许多在东欧其他地方和独联体都不同的程度地存在。如果要维持外国投资者的信心,那么转型经济体的政府就必须显示出正在为改革金融和银行制度以及调整其生产能力取得进展。如果能够作到这点,而且如果各国政府必须为经常帐户赤字最终(和必然)转为盈余拟订中期方案(这点也可能有帮助),那么就on能避免国际收支危机以及本国吸收能力的突然和痛苦的降低。还必须强调的是,不象1940年代和1950年代西欧国家利用马歇尔援助和其他官方支助在数年内资助其经常帐户赤字并因而维持增长和重建,转型经济体主要依靠私人资金流动,这些流动比官方承诺要不稳定和变化无常的多。因此,最为重要的是持续改革和调整方案并使向赤字提供资金的人觉得这些方案前后一致和且有透明度。任何改革停滞不前或由于选举原因等放松对需求的管理的迹象,都可能迅速减少资金净流入量,并损害该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投资等级地位。

#### E. 东南欧

36. 1996年在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爆发的两大危机--危机仍未解决,虽然在保加利亚已取得进展--引人注目地突出了一些国家转型过程的脆弱性,说明只注重进展和成功指数等少数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是多么容易引人误入歧途和危险。1993年至1995年,阿尔巴尼亚的增长率在9%以上,通货膨胀率从1992年的近200%降至1995年6%,这自然被视为很了不起;保加利亚的通货膨胀率仍高得多,但还是从1991年的300%降至1995年的33%,同时1993年至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略有增长(约2%)。不

过,使通货膨胀率从两位数降至三位数或走出严重的经济衰退迅速提高产量,是复苏过程中相对容易的部分,虽然是极为重要的部分。但是,要在市场经济下实现持续复苏,就必须具备支助市场活动所必需的基本体制架构,并使之有效运作。显然,触发危机的导火线和爆发危机的大环境,各国在不相同。然而,这两场危机从根本上说都起源于“体制脱节”,即旧的经济组织体系迅速崩溃,而建立支助市场协调体系所必需的新体制,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发展这种新体制需要时间,这不仅有助于解释多数转型期经济体在转型期出现的衰退为何如此严重和持久,还有助于说明在这种真空状态下非法谋求经济利益、腐败和犯罪活动为何如此猖獗。金融部门不发达是这一总体问题特别重要的一个例子:在银行和其它金融活动没有有效的体制和规章框架的情况下,就无法根据对风险和回报的商业评估来承担信贷风险,而这种缺乏金融规章制度会导致金融部门阻碍而不是支助持续经济增长和创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为持续发展创立有效框架方面缺乏进展,还意味着稳定措施的效果往往历时短暂:实现增长的某些宏观经济条件已经具备,但增长并不能因此实现。对大多数人来说,调整的代价历时漫长,允诺的实惠迟迟不能兑现,只有少数人可以通过非市场活动致富。这显然是导致社会动乱和政治不稳定的因素。

37. 由于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危机就其后果而言非常极端,特别是后者,因此,自然会想把它们当作特殊情况对待。但是,这两场危机的多数基本因素都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所有转型经济体,特别是东南欧其它一些国家——前南斯拉夫各继承国(斯洛文尼亚除外)和罗马尼亚,以及独联体多数国家。在中欧各国,特别是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某些机构尚未建立、效率不高或发展不健全,但这些国家总的体制和经济发展已达到一定程度,严重崩溃的危险已比较低,比东南欧低得多。

38. 某一危机爆发的时间和形式总是出人意料,但“体制脱节”造成的危险和风险在以往几期《概览》<sup>4</sup>中就已指出,1991年底就有人警告,东欧正在出现“双速”转型过程,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处于慢速轨道。<sup>5</sup>所有这些国家



在摆脱共产主义历史、确立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和实施有效的改革和稳定方案方面，遇到的问题比中欧自由贸易协定各国大得多。<sup>69</sup> 许多评论员过去和现在往往都会说，这此失败恰恰反映了政府没有致力于改革和政策管制。这大致上是对的，但由此引起的问题是政府为何不坚持实行政府和选民往往都认为是实现未来的福祉实行政府所必需的政策。<sup>7</sup> 至少部分答案在于，即便个人认为改革将使大多数人得益，但他们事先对他们本人是否会从中得益没有把握。<sup>8</sup> 实际上，越穷的人越没有把握，因为他们比生活较优裕的人更接近贫穷。因此，在这些国家，保持现状的倾向更为强烈。

39. 总的来说，东南欧各国比东欧其它转型经济体贫穷得多，虽然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结果是，在许多发展指数(如预期寿命和识字率)方面，这两组国家的差别不大，<sup>9</sup> 即便是东南欧最贫穷的国家，这些数值也比人均收入相似的多数其它国家高得多。但就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1994年中欧自由贸易区五个国家比东南欧高近三倍；虽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差别缩小到1.6倍，但人均收入仍有很大<sup>10</sup> 差别。

40. 东南欧较贫穷的国家转型期间产量下降幅度比中欧严重得多：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和南斯拉夫，1989年至1992(或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下滑幅度接近40%，<sup>11</sup> 而中欧自由贸易区五国平均下滑幅度为18%。东南欧产量下降情况虽然没有波罗的海各国那么严重，但更接近于独联体的情况，而不是东欧其它国家的情况。

41. 东南欧多数国家建设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其它“初步条件”，也比中欧自由贸易区各国面临的条件更加不利。保加利亚对与苏联贸易的依赖程度，比其它东欧国家大得多。这不仅使产量下降更加严重，而且在调整生产和出口结构以适应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需要方面造成的困难也相对更大。阿尔巴尼亚长期与世界隔绝，这使该国在调整方面也有诸多困难。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出口结构都相对不利(农产品和/或“敏感产品”所占比率较高)，不能有效利用西欧新市场。保加利亚是背着沉重的债务开始转型过程的。在转型过程初期，该区域所有国家都不

同程度受到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实施经济制裁的影响。除经济震荡之外,共产党统治在这些国家造成的后果也比中欧不利得多: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权更为残酷无情,1989年之前即便进行了改革,也是微不其微,很少有机会产生反对党,如果有反对党,本可以在有机会接管政府时拟订一贯的新方案。

42. 国际社会最初向转型经济体提供援助时,几乎没有为这种历史遗留的现象作出特殊安排。东南欧各国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发展得很慢,<sup>12</sup> 它们在争取更多的西方国家市场方面落后于其它转型经济体。1990年代初,承诺对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援助不仅常常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些国家经常帐户短期融资需要的估计数,而且商定的数额也往往不能及时兑现,从而引起清偿力不足,造成必要进口的不必要减少。<sup>13</sup> 对这些延误的解释通常集中于改革步伐缓慢和怀疑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致力于经济及民主改革。虽然这种怀疑不无根据,却忽视了这些国家由于“体制脱节”而陷入转型期困境的危险:旧体制已名誉扫地,无法发挥作用,但国内的改革势力仍太弱,不能建立可行的新体制。谋求经济利益者和既得利益者,不论其是否罪犯,得以利用体制混乱现象,从而使得转型过程更难推进。

43. 东南欧各国的转型过程正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某些国家已实现很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和放开物价,包括利率和信贷分配,但在许多关键方面,使这些新解放的市场力量以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运作所需的体制结构仍极为欠缺。多数国家已进行了广泛的法制改革,但其行政和司法执行往往较弱;小规模私有化迅速广泛地进行,但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极为缓慢,为解散和改革主导企业所作的努力微乎其微。竞争政策仍处于萌芽状态,进入不同市场的新角色受到广泛限制。所有这些问题是多数转型经济体所共有的,但一般在东南欧比在中欧更为严重。<sup>14</sup>

44. 然而,最重大的体制弱点之一在于银行和金融系统。阿尔巴尼亚的“金字塔”金融计划只是在人们的投资规模及其崩溃所产生的广泛剧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方面是个例外。但从根本说,它们是“体制脱节”的一个表象--缺乏良好的

金融体制和手段来存放储蓄,也没有制订有效的规章条例来不仅禁止某些种类的金融行为,而且控制因金融行为失败而产生的系统性影响。幼稚地轻信完全超出合理获利可能的允诺,拿自己的储蓄去冒险投机,这种情况并不是集中于东南欧;它们不仅存在于所有转型经济体,也存在于所有西方市场经济体。

45. 保加利亚的银行业问题与东南欧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多数国家所遇到的问题相似。其中多数国家背着沉重的呆账(无法收回的贷款)负担,而按照西方银行标准,许多国家已经破产;国营部门的亏损企业继续获得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治压力或私人关系,此外也是由于要避免资产负债平衡问题曝光;中央银行手中普遍没有足够的规范和监督权。此外,一般公众普遍不信任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这是一些前南斯拉夫国家内长期存在的问题。在1990年代初,这些国家境内的外币存款遭到冻结。但去年出现的危机使公众对金融机构和银行的信任感明显恶化。东南欧许多地方的银行系统无力在过渡时期发挥建设性作用,实际上成了阻碍取得进展的一大障碍。

46. 因此,金融系统的改革是多数改革方案及国际金融机构(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金融和技术援助方案的最重要工作。但是,银行和金融系统的脆弱性是与私营部门发展缓慢和缺乏支持市场经济所需的其他机构密切相连的。因而需要广泛采取行动,并以协调统一的方式协同进行改革。此外,还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恢复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出现的问题是,国际社会的传统对应措施是否足以确保能这次取得成功。自1991年4月以来,罗马尼亚已经与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四项备用协定。所有这些协定均由于罗马尼亚政府不能满足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而暂停实施。目前所不同的是,获得赞成改革的多数票而当选的新政府已经执政。但是,虽然选民们强烈希望会很快产生结果,但罗马尼亚和东南欧其他国家在发展和过渡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不可能很快解决--不可能通过“震荡疗法”引起体制上的重大变化。

47. 最近的发展已突出说明不仅缺乏应付严重冲击和挫折的机制和体制保障,而且还存在一种危险,即如果没有此种保障,则经济上的挫折能够很快引发一场极难

控制的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危机。过去一年中的两次严重危机不仅给所有转型经济体<sup>15</sup>的决策者而且也给有能力提供援助的国家和机构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东南欧过渡时期所遭受的上述失败也使一些问题再次成为公众辩论的重点,这些问题涉及向那些不仅在摆脱过渡时期困难而且也在造就民主机制和政体方面仍面临众多问题的国家提供援助的目标与方法。

48. 要克服这些问题就需要转型国家本国决策者和国际社会双方进行协调一致的行动和长期的努力。此外还要求更慷慨、更集中和更迅速地提供这些国家国内所没有的技术和财政援助。迅速提供援助很可能会更有效地帮助各国政府实施其稳定政策,而拖延援助实际上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sup>16</sup>有效的援助也可以帮助减轻个人对前途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稳定感可成为打断改革进程的因素。此种援助不应视为一种慷慨乐施行为,受到西欧及其他经济体所实施的财政限制措施的约束,而应视为是一种受开明的自我利益指导的公共投资。捐助者迅速而适当地提供援助将在今后得到各种回报,其中包括整个欧洲和欧洲经委会区域的经济和政治更加稳定。如果没有这种援助,发生进一步危机,造成的后果可以是更多的混乱和破坏,并首先给邻国,最后给欧洲其他地区带来严重的间接影响。

## 二、1996年的西欧和北美

49. 西欧的经济增长在1996年得到加强,但全年的平均增长率不到2%,仍然大大低于1995年水平。计入1995年国民核算数据的各项订正之后,增长率要略好于去年的预期数字。在欧洲的四大经济体中,只有联合王国保持相当高的增长率,而许多小型经济体的增长率在某种程度上高于西欧的平均水平。联合王国自1993年以来已经在周期上脱离欧洲大陆。虽然多数数据仍是临时性的,但欧洲大陆的复苏似乎已在1996年最后季度失去了势头,而联合王国的复苏却在当年的最后几个月中有所加速。

50. 导致西欧去年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出口增加,主要是向欧洲以外区域,如美

国、东欧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许多国家受益于因美元升值以及诸如美国等国家的需求强劲增长而导致的竞争优势。但是,净出口产生的推动作用还没有强到足以大大推动国内的需求。总的来讲,西欧私人消费支出的增加幅度略高于2%,没有比1995年高出多少,并且仍然受到工资与薪金及就业增幅不高的限制。政府的消费支出增加非常少(平均增加1.4%,较大经济体中增幅最大的是德国),这是由于各方正在继续努力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加入欧洲联盟所规定的标准。

51. 为配合紧缩财政的相同努力,一些国家政府的固定投资实际上相当大幅度地减少。法国、德国和联合王国已连续第二年减少政府固定投资。商业固定投资没有增长,而且由于人们预计产量增加的幅度将相对很小,因而各种投资计划在去年遭到缩减。实际进行的投资似乎更多地集中于实现合理化,而不是扩大生产能力。1996年的固定投资总量仅增加3%,仅比1990年高出2.5%(如果不把土耳其算在内的话,则为1%)。固定投资的不良状况成为一些人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欧洲经济的技术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落在后面,并且最终意味着减缓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鉴于资本成本已经降低,而且资本回报率已经上升,因此,经济增长前景不看好看来是抑制投资的主要因素。

52. 与西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经济连续第六年实现扩展(目前的增长始于1991年初)。这一年的增长实际上有所加强。1996年的增长率比1995年高出2.5%。这一经济扩展有着广泛的基础,但就业的增加、实际收入的提高及消费者信心的加强意味着家庭的支出(上升2.5%)是主要的支柱。然而,商业投资也大量增加,这是由于生产能力获得高度利用、利润不断提高和对持续增长抱有信心等因素给人们以鼓舞。与西欧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的企业还在扩大其生产能力并在新技术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在1996年,美国国内的巨大需求量也推动了世界经济,货物和服务的进口上升了近6.5%,同时也使国内增长速度略微减缓。

53. 加拿大去年的经济状况在许多方面更接近西欧而不是美国: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5%,比1995年低得多;尽管储蓄率骤减使消费量大大增加,但劳工市场的相对

疲软及纳税的增加却阻止了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商业固定资产投资也更多地注重合理化而非扩大能力。

54. 虽然美国和英国的劳工市场供不应求，而且消费需求巨大，但两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仅偶然出现预示通货膨胀压力的迹象，不过，在1997年3月下半月，联邦储备委员会认为这些迹象足以证明需要小规模地提高联邦资金的利率。在欧洲大陆，通货膨胀率继续下降。这一发展导致一些国家放松货币政策；其后关于利率浮动的走向可能有利于美国和英国资产的预期，使这一年相当长时间里美元和英镑对欧洲大陆各种货币的汇率上涨，改善了欧洲大陆各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在1996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欧洲的消费物价上涨率继续下降，全年平均上涨率不到2.5%，属30多年来最低的上涨率。平均通货膨胀率在近期内估计不会有什么变动：在美国和联合王国，可能会出现某些小幅上升，但在欧洲其他地区，更可能出现的情况似乎是进一步降低而不是上升。

55. 西欧经济增长率低--而且前景不看好--意味着平均就业人数实际上没有增加。联合王国的新就业机会有了一定的增加，尤其是在下半年，而且一些较小经济体的就业机会也有所增加，但总的来说，增加的数量少于1995年。新增的就业机会多数是在服务行业。但是，在欧洲就业人数仅平均增加0.3%的同时，美国的就业机会仍然在大量增加，上升1.4%，而其前三年的增加幅度则更大。在过去三年中，加拿大的就业率增长也超过欧洲；去年的就业增长幅度(1.3%)接近于美国，尽管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要低得多。

56. 西欧的产量和就业增长幅度低，意味着在降低全区域长期的高失业率方面进展甚微。1996年的平均失业率为10.3%，略高于1995年，大约与1993年持平。在四大经济体中，1996年的失业率从联合王国的8.2%(四者中只有它的失业率下降)到法国的12.3%不等。一些较小经济体的失业率有若干小幅下降，其失业率从卢森堡的3%到西班牙的20%以上不等。

57. 虽然近年来，欧洲劳工市场的管制已大大放松，但需求和产量增长的低落继

续阻碍大幅度降低失业率。这方面的主要例外是联合王国,该国的产量自1993年初以来一直在相对强劲地增长。然而,欧洲失业问题获得重大改善的前景仍十分暗淡。主宰经济政策的重点是要达到关于政府总体预算赤字的马斯特里赫特标准,这意味着在今后几年中将紧缩财政政策。虽然货币政策在1996年有所放松,但预计它仍会保持相对紧缩,这是由于各国目前正在订立很高的降低通货膨胀目标,例如德国联邦银行已决定将其目标比率降到1.5%。因此,要想将欧洲的增长率再次提高到能导致大量减少失业的程度,可能仍需一段时日。

### 注

<sup>1</sup> G. M. Milesi-Ferretti和A. Razin,“持续的经常帐户赤字的可持续性”,NBER Working Paper No.5467(坎布里奇,1997年)。

<sup>2</sup> 根据联合国统计司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基(商品贸易数据)为欧洲经委会秘书处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编写的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贸易数据。分析系根据19个经合法组织国家对其东欧伙伴出口的数据。

<sup>3</sup> D. T. Coe,E. Helpman和A. W. Hoffmaister,“南北研究与发展外流效果”,The Economic Journal,第107卷,第440期(1997年1月),第134-149页。从本质上说,资本货物和中间货物的进口向进口国提供了接触原产国研究与发展之好处的机会。来自研究与发展高度发达的国家的进口越多进口国的人力资本储存水平越高,这些外溢效果就可能越大。

<sup>4</sup> 例如欧洲经委会,,《1989-1990年欧洲经济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0.II.E.1),第1章;和《1992-1993年欧洲经济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3.II.E1),第1章。

<sup>5</sup> 欧洲经委会,《欧洲经济公报》,第43(1991)卷,第9-10页,及其后各卷。

<sup>6</sup> 欧洲经委会,《1990-1991年欧洲经济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1.II.E.1),第4、5章,(“起步较晚的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第164-168页。

<sup>7</sup> D. 罗德里克,“理解经济政策改革”,《经济文献杂志》,第三十四卷(1996年3月),第9-41页。

<sup>8</sup> 欧洲经委会,《1992-1993年欧洲经济概览》,前引书,第12页。

<sup>9</sup> 1994年东南欧五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和克罗地亚)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2岁,中欧自由贸易协定五国(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为72.2岁。但是,全体转型经济体平均数与西欧平均数(76.8岁)相差很大(经t-检验得出的差别为5%)。基本数据摘自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华盛顿特区),表1。

<sup>10</sup> 即各种方法之间的差别很大,t-检验的置信度为5%。基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也摘自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华盛顿特区),表1。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1994年阿尔巴尼亚属“低收入”国家,排位在中非共和国与加纳之间;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和罗马尼亚都属于“中低收入”类中收入偏低的国家,位于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之间;克罗地亚在“中低”收入类中属收入偏高的国家,位列波兰和斯洛伐克之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南斯拉夫没有分类。

<sup>11</sup> 如不包括受战争影响的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平均数减至35%。

<sup>12</sup> 虽然罗马尼亚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

<sup>13</sup> 欧洲经委会,《欧洲经济公报》,第43(1991)卷,第9-10页;第44(1992)卷,第8和第99-100页;及欧洲经委会,(1992-1993年欧洲经济概览)(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3.II.E.1),第249-251页。

<sup>14</sup> 关于这些地区进展情况的有用概览,见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1995年转型情况报告》(1995年,伦敦),表2.1,和《1996年转情况报告》(1996年,伦敦),表2.1,第11-13页。

<sup>15</sup> 独联体没有忽视有关警告。在摩尔多瓦,扬·古楚副总理警告说,按照目前的统计数据,摩尔多瓦的情况类似一年前的保加利亚,并且强调必须在“今后几个月”进行必要的改革(OMRI,《每日文摘》,1997年3月26日)。据说,乌克兰总理拉扎连科



也曾表示,“保加利亚的可怕教训将不会在乌克兰再现”(《金融时报》1997年3月13日)。

<sup>16</sup> A. Casella和B. Eichengreen,“外援能加速稳定吗?”,《经济杂志》第106卷(1996年5月),第605-619页。

-----